

騙徒行者

一向對玩大富翁沒多大興趣。擲骰要運氣，總是闖進對手的樓房別墅而要付租金；機會和命運總是沒什麼好東西，不是「立刻坐牢，不得經『由此去』」，就是「整修自己所有房屋，房屋每棟二百五十元、旅館每棟一千元」；每次就只有走完一圈回到起點拿二百元的興奮，但很快又繳房租去。雖然如此，大富翁仍然有一點吸引力，記得有一年出了香港版，都是香港的街道，就買了回家留念，雖然沒有玩過。但今天大富翁推出改革版，竟然燃起我的興趣，想玩。

新版有一個吸引的名字，叫「大富翁騙徒行者版」，顧名思義，加入了爾虞我詐的元素，具體而言是這樣的：加入了十五張「騙徒任務卡」，包括蟲惑骰（不理會擲得的骰子點數，移動多少格子隨意話事）、大話精（不理會機會卡上的指示，做你想做的事情）、偷龍轉鳳（將自己的租約，跟其他玩家或銀行的租約交換）、側側膊唔多覺（當要向其他玩家找續時，偷偷地找少些錢）、神偷出沒（

偷取其他玩家的金錢）等。玩家可在任何時候挑戰其中一張卡上的任務，如果行騙成功，就可得到卡背上的獎賞；相反東窗事發就會入獄和接受卡背的懲罰——入獄，竟然有一個真的手銬，大富翁不再是棋子上的遊戲，你的手也會成為遊戲的部分。此外，某些傳統玩法亦有改動去配合騙徒版，如銀行這個角色，規定每個玩家輪流做，這樣他們有更大機會「偷錢」。聽來很有趣，對嗎？但我沒有意思做騙徒。我想玩這個大富翁，是希望用正當的玩法——正當地面對騙徒的玩法。當你的對手都有機會騙你，每一次交易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把錢數清楚；當對手每次擲骰和拿着棋子步行，都要好好計算走了多少步；還要雙眼盯着所有玩家，因為不知道哪一位哪個時間會來偷你的錢。或許所有玩家都不想騙人，但只要所有玩家都要防着被騙，遊戲就變成另一回事。

不得不說，騙徒行者版其實更貼近現實。嗚呼哀哉？有些事還是不要說得太明白好。



我拿青春賭明天

前年聖誕節，筆者在馮導的帶領下參觀華誼小剛電影公社，有足球場大的攝影棚裏正在搭建一座船艙，馮導介紹說是韓延導演新片《動物世界》的景，船艙正中央的籠子裏到時會放一隻真老虎，這是三十三歲韓延的第三部電影作品，投資很大。馮導感慨自己三十三歲時還不是電影導演，現在的青年電影導演很幸運，要感謝這個時代。馮導還說：「做電影不容易，也是萬丈高樓平地起的工匠活兒，影片完成後面對市場，市場又是殘酷與無情的。」

兩年不到的時間，這部《動物世界》已成為今年內地暑期檔的先鋒，公映五天已近三億票房。該片改編自日本漫畫家福本伸行作品《賭博默示錄》，講述了遊樂場工作的青年鄭開司，被友人欺騙而背上數百萬債務，他登上行駛在公海上的「命運號」遊輪，因為若能在遊輪上的撲克牌遊戲中獲勝，他的債務就會一筆勾銷。踏進遊輪他發現這裏大多是身負債務的亡命徒，局中局、計中計，毫無底線

地欺詐爭奪，卻讓人性自私殘酷的獸性暴露無遺，在這個成人「動物世界」鬥獸場的遊輪上，鄭開司秉持善良純真的少年心，最終贏得勝利，實現了自我救贖。

筆者最欣賞的是韓延導演對鄭開司的塑造，這位在遊樂場扮演小丑的青年，有顆善良的心，他在絕境中相信團結互助的團隊力量，他在被自私的隊友拋棄後，靠自我的毅力與智慧獲勝，並救助了一位因兒子患病而背負巨額藥費走上遊輪的父親。走出象徵成人社會殘酷與醜惡的遊輪，鄭開司說：「該打的仗老子已經打過，該跑的路已跑到了盡頭，該守的道老子自己守着。遊戲是你們的，但是規則，老子自己定！」他用青春的正直與坦蕩，賭贏了明天。



西方世俗佛學

美國作家Robert Wright之前討論人類進化與道德倫理、宗教信仰關係的著述一出版就熱銷。最近他又發表了《佛學為何是真理》（Why Buddhism Is True），同樣從進化的角度探討佛教冥想背後的科學、哲學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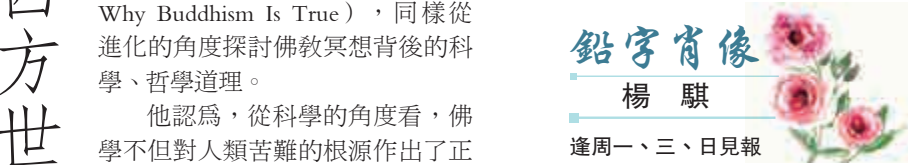
他認為，從科學的角度看，佛學不但對人類苦難的根源作出了正確診斷，還為解決問題提供了切實可行的重要方法。進化是為了保證基因遺傳。因此，除了生理方面，我們的心理系統也默認設定了能最大程度保障物種繁衍的初始模式。感到被他人欺負我們會暴怒、報復，這在狩獵、採集的原始部落中能顯示捍衛權益的決心，警告其他別有用心者。但現代社會文化日趨複雜，這類原始情感衝動可能適得其反。如憤怒不但不解決問題，反而會給自身和他人帶來生命危險。而佛學倡導的打坐、冥想能幫助踐行者看清這類思維、行為的不合理性，獲得一定的自由與覺悟。

西方佛教徒熱衷通過冥想培養專注當下的狀態，但對亞洲佛教徒的某些「神秘主義」理念，比方說果報、輪迴沒興趣。通過冥想，他們感悟「我執」，理解個人對自己的思想、感情都無法掌控，更別說駕馭身外的世界了。冥想能幫他們擺脫焦慮、自卑、怨恨等日常困擾，因為其基本原則是清晰認識當下的心理狀態，無論喜悅還是憤怒，緊張還是輕鬆，不加褒貶，不做道德判斷，從而擺脫情感的桎梏，獲得心靈的寧靜。

書中討論的其實是西方世界對佛教的世俗化改造，是由一部分出身中上層的白人到亞洲「取經」後帶回國的實用經驗。佛學是否值得推崇，自可見仁見智，但本書倒可作為研究佛教文化傳播歷史與現狀的資料來看。



艾甘·漢與《吉賽爾》



舞台上那高聳入雲的牆壁、貴族們怪誕華麗的服飾，難民們拚命勞作的景象，都令我們的視野不只停留在吉賽爾與阿爾貝特這對痴男怨女的愛情上，也不自覺地擴展至對階級、勞工、難民等更宏大的議題，乃至對整個「現代文明」有所反思。舞台上，是上層貴族和普通勞工之間赤裸裸的不平等；舞台上，既得利益集團和被剝削的大眾，在當下我們所生存的世界中也比比皆是。

飛速的圓周旋轉、刹那的急停、四肢在兩極之間擺盪、腳跟和足尖的急速變奏……都是艾甘·漢的編舞中常有動作，他用這套源自印度舞的身體語彙化用到這群芭蕾舞者的身上，令每位舞者的身體都產生了新的意義；同時，利用大量流麗的弧形旋轉和快速的直線衝刺交互穿插在群舞中，令群舞在力度和速度這兩方

面的層次感都得到了提升。其中，猿猴賢（Ken Saruhashi）的希拉里昂最是令人眼前一亮，第一幕的不少群戲都由他來牽引，他遊走於兩個階級之間，面對貴族會低頭及屈膝，面對難民則趾高氣揚，將這個趨炎附勢、狐假虎威的人物演繹得維妙維肖。

改編後的《吉賽爾》的第一幕節奏非常明快，彷彿我們正在觀賞的是一部極富設計感的商業大片，充滿「爽快」的滿足感；而第二幕則轉而放慢了節奏，更像是一部情感細膩、技術考究的文藝片。《吉賽爾》這一古典故事的主旨：愛情與背叛、復仇與原諒，在第二幕中得以復歸。艾甘·漢的舞極富「詩情」，但那不僅僅是風花雪月的詩情畫意，而是一種强有力的、形而上的「淨化」。

（下）

四季分明

慢慢熱了起來。但這種熱和香港的濕熱不一樣，透着乾爽。在樹蔭樓影之下，伴着風，又有些陰涼。到了晚上，太陽落山便不那麼熱了。在院子裏散散步，回家沖完涼，開着風扇，看看電視，吃吃西瓜，格外愜意。北京的夏天是可以不用開空調的，這與我過去十年在香港的生活完全不同。進入五月的香港，一定要開了空調，才能短暫告別濕熱。在香港開着空調的日子，一直要延續到十一月，入冬後。

再見，根德園

孫兒女中的老大在根德園幼稚園讀K2時，老二讀K1，到老二K3畢業，老三又接棒讀K1，連續七年，根德園都有我家的小朋友在讀。根德園離家不遠，不用坐校巴，有時我們開車接送，有時步行，穿過歌和老街遊樂場便到學校了，途經的每棵老樹，每塊草地，每處風景，都似與根德園樹屋旁那棵伸出院牆、遮天蔽日的古榕相連接，一切的一切，全家人都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

老大老二升小後，都有頗長一段時間放不下根德園，只要有機會，便要回校去探探老師，看看老龜和錦鯉，照些合影。大根德與小根德兩處校舍相鄰，除老二上K2時在小根德上課，其餘時間都是在根德園度過。根德園上下午共有五六十個班級，近兩千名學生，不知校長、主任、老師、孀孀怎會有如此好記性，見到舊生去學校，她們即會有反應：高了這麼多？頭髮長了許多呀？今日為什麼不用返學……有的老師更是仍記得舊生的名字。

我曾在一些文章中寫過根德園的教學方式，此處不再細敘，正如有的家長所說：「根德學生的中英文書寫已然勝人一籌，上了小學更知根德的好。」此言非虛。七年時光過去，現在老三也從根德園畢業了，最後這一學期，他以全班第一及當選全校榮譽生的表現，為姐弟三人在根德園的七年學涯畫上圓滿句號。

再見，根德園！

（下）

時節，就開什麼花，落什麼葉。四時五體，總是遵循天時循環。北京的一年四季是立體的，是有實感的。香港就不是，冬暖，夏熱，春秋只存在於月曆和節日中，總感覺少了什麼。

但香港也有香港的北京，是舒服的。比偶爾零下十幾度的北京，是舒服的。但賞四季變化，確實更愛北京幾分。



找到你的豪豬

育之精神云云。少爺心想：「說什麼一定要成為學生的模範，成為一校之師表，一定要成為一個不僅能教書，還能育人的教育家——一下子提出了許許多多額外的要求。也不想想，倘若真是如此了不起的人物，會為四十個大洋千里迢迢跑到這種窮鄉僻壤來嗎？」

於是，爽快的少爺便對校長說：「你說的那些，我是做不到的，這聘書還是還給你吧。」校長也非等閒之輩，笑說：「我剛才說的是對你的期望，我也知道你不可能都做到，不用擔心。」

校長叫少爺「不用擔心」，真正的意思應該是：你慢慢就會學會應對名不副實虛情假意的話。然而，少爺就是學不會跟口是心非、卑劣迂腐的人打交道，還惹上了外表道

偉人都不是神

其他種族。

他的這些言論，連負責出版的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的項目主任也感到吃驚，覺得不快。愛因斯坦曾致力於美國民權運動，並因著名言論「種族歧視是白種人的弊病」而成為人道主義偶像。但書中言論背道而馳，有嚴重的種族歧視傾向。

愛因斯坦因身屬猶太種族而受到德國納粹迫害，出逃美國。他本該對種族主義深惡痛絕。旅遊書記下的是他的「私房話」，說明即使是「偉人」，也逃脫不了「白人至上」的思維。

美國作家傑克·倫敦，出身低微，靠着個人奮鬥成為了著名作家。他在中國曾受熱捧，其作品《野性的呼喚》被譽為名篇。美國傳記作家斯通為其立傳的《馬上的水手》中文版，更把他推上了「神」一般的地位

那些年…香港情懷

能會行走不同路線，繁忙時間與非繁忙時間的車資亦有所不同。因此，司機會在車頭的玻璃窗上，放上一塊人手書寫的路線牌及車資標示。乘客登車之前，先要看清楚車資是多少，下車時便把車費直接付予司機，當然不能議價。那個標示牌很有特色，在一塊長方形白色膠牌上，以紅色及藍色漆油寫上目的地及銀碼。車資既不是阿拉伯數字，也不是中文數目，而是業內特定的符號，慣性乘客便會看得明白。

時至今日，「小巴」已從十四座轉為十六座，本年更發展成十九座位。車廂設計都很新穎，不再需要人手書寫的膠牌作出標示。精明的商人反而靈機一動，將那些膠牌轉化成迎合潮流的用語，當成是年輕人的時尚

貌岸然的卑鄙小人「紅襯衫」。幸而，少爺認識了同樣率性的好友「豪豬」，總算過了一段有趣的日子。

最後，少爺與豪豬對紅襯衫進行了「大報復」，之後便辭職，離開他們口中的「污穢地方」。若叫都都市人寄望的純潔鄉下，也是如此污穢，少爺與豪豬能逃到哪裏安樂生活呢？但，我又想，至少，少爺找到了豪豬，找到了一個能夠叫你繼續堅持善良的豪豬。



。但傑克·倫敦對中國人懷有刻骨的種族歧視，曾發表《黃禍》、《中國佬》、《空前絕後的入侵》等多篇作品，對中國人肆行貶抑攻擊。

愛因斯坦和傑克·倫敦都是白人，雖在不同領域各有成就，但不要忘了他們都不是神，不是完人，骨子裏都深嵌着「白人至上」的烙印，想法甚至比普通人更醜陋。

我們不必為賢者諱，還其以真實面目最好。



玩意。近期在佐敦區的裕華國貨總店，有一個名為「那些年…香港情懷」的展覽，展示了人手書寫膠牌的背景和精品。除此之外，尚有很多與香港日常生活有關的物品，例如保溫飯盒、熱水瓶；運動用品則有康樂棋、門獸棋等。各類物品不單可以勾起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也反映了時代的進步和演變。據悉

展開期直到本星期日，有興趣者萬勿錯過。（編者註：原定周三刊出的「溫文速寫」暫別讀者）



孫兒女中的老大在根德園幼稚園讀K2時，老二讀K1，到老二K3畢業，老三又接棒讀K1，連續七年，根德園都有我家的小朋友在讀。根德園離家不遠，不用坐校巴，有時我們開車接送，有時步行，穿過歌和老街遊樂場便到學校了，途經的每棵老樹，每塊草地，每處風景，都似與根德園樹屋旁那棵伸出院牆、遮天蔽日的古榕相連接，一切的一切，全家人都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

老大老二升小後，都有頗長一段時間放不下根德園，只要有機會，便要回校去探探老師，看看老龜和錦鯉，照些合影。大根德與小根德兩處校舍相鄰，除老二上K2時在小根德上課，其餘時間都是在根德園度過。根德園上下午共有五六十個班級，近兩千名學生，不知校長、主任、老師、孀孀怎會有如此好記性，見到舊生去學校，她們即會有反應：高了這麼多？頭髮長了許多呀？今日為什麼不用返學……有的老師更是仍記得舊生的名字。

我曾在一些文章中寫過根德園的教學方式，此處不再細敘，正如有的家長所說：「根德學生的中英文書寫已然勝人一籌，上了小學更知根德的好。」此言非虛。七年時光過去，現在老三也從根德園畢業了，最後這一學期，他以全班第一及當選全校榮譽生的表現，為姐弟三人在根德園的七年學涯畫上圓滿句號。

再見，根德園！

（下）

時節，就開什麼花，落什麼葉。四時五體，總是遵循天時循環。北京的一年四季是立體的，是有實感的。香港就不是，冬暖，夏熱，春秋只存在於月曆和節日中，總感覺少了什麼。

但香港也有香港的北京，是舒服的。比偶爾零下十幾度的北京，是舒服的。但賞四季變化，確實更愛北京幾分。

